

走近大师的心灵世界

——京剧童话剧《野天鹅》创作随笔

文/杨晓利 梁奎振

安徒生是丹麦的文学巨匠，他的许多优秀童话作品早已超越了时空，跨越了国家的界碑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他的童话故事不但是讲给孩子们听的，也是讲给成年人听的。他说：“我抓住一种对成年人的印象，然后把它告诉给孩子们，当我写一个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时，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母也在一旁听。因此，我也得给他们一点东西，让他们想想”。安徒生的话使我们从中找到了剧本的准确定位，并有了剧本结构和风格最初的朦胧样式，由此我们将剧本确定为成人童话剧。

安徒生思想的博大和精神的崇高，都从他的作品中自然地表现出来了。他在《野天鹅》中没有设置近距离的善恶相报情节，只让“假恶丑”和“真善美”并行对照，让前者在后者愈来愈灿烂的光环下显得更加卑微和渺小。其实，他的同情与憎恨，已尽在其中。只是，他将心中美好的希望更理想化了，对于丑恶的客观存在没选用浅薄的诅咒之辞罢了，故事的结尾将他美好的理想推到了极致。当澄清了事实真相，在艾丽莎：“我是无罪的——”喊声中“连柴火堆上的每根木头都生出了根，冒出了枝叶。”此刻我们分明感受到，由无数神奇光环组成的意象时空，已使丑恶的灵魂失去了立锥之地。主观地将美好无限放大，致使邪恶失去存在空间，这正是安徒生的与众不同。精彩的结尾给改编提供了无限大的想象空间，剧本结尾的意象随之产生：霞光灿烂，百鸟齐鸣，教堂的钟声悠扬，玫瑰的海洋中飘洒下漫天彩色花雨。歌声响起：从未有过的壮丽/从未有过的辉煌/是真善美诗意的组合/是天地间永恒的绝响。理想化的人物和诗意的景物在这里融汇组合，把艾丽莎装点得更加美丽绝伦！创作中充满着憧憬，创作中充满着艰辛……我们在竭尽全力走近大师的情感世界！

随着认识的深化，剧中人物也就有了行为的依据和发展的准绳。剧中更加强化了艾丽莎的美丽，让她美丽得更清纯，美丽得更透明，让人不忍看到她受到一丝的伤害。创作过程中，每写到后母对她进行一次次无端迫害时，眼睛就会潮湿，心里像刀割一样的疼痛。艾丽莎在逆境的旅途中从怯懦走向了勇敢，从天真走向了成熟，终于迎来了生命的辉煌。这是人生成长的必然规律，也给剧本结构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艺术弧线，她的三次大的人生磨难注定成为通往她壮丽人生的三级跨越。这三次美丽的跨越就是全剧的三个亮点，要抓住它，紧紧地抓住它！浓笔重彩，用理性的烛光、用鼓荡的诗情，把它点亮，再点亮！让真善美在理想的天地间大放光芒！

与艾丽莎相对的是后母和大教主，他们坏得纯粹，坏得透彻，后母陷害艾丽莎完全是由嫉妒而起，这种嫉妒来自于一颗扭曲的心灵对美丽的过分关注，一种变态的心理对美丽的疯狂赞赏。她对艾丽莎的陷害没有任何理由，她的逻辑是：美丽就是罪过。其实她才是最痛苦的人，本来她也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份欢乐，是她自己不珍惜。她本不该如此痛苦！

在不违背戏剧美学原则的基础上，改编中将人物进行了艺术归纳和梳理，将后母和大教主用假丑恶的链条串连贯通，让小青蛙、吸血鬼、刽子手之间发生情节和角色之间的联系等，都是为了更集中地突出主旨，简化繁琐的情节交代，同时还具有一种类型化的性格特征。而歌队的设置意在增加剧情转换与衔接的灵活性。至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，本来就和中国戏曲中的跳进跳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

与其它文学形式相比，舞台剧本的创作综合性强，独立性差，但它也有自身的优势。它的创作可以在演出实践中不断完善，还可以随着作者对人生的感悟而逐级升华。